

馬思聰琴韻永留人間

盧偉林

(本文插圖刊第6頁)

一代音樂大師馬思聰，五月二十日與世長辭，空留琴韻心聲在人間，這位歷經世紀離亂的反抗音樂家，曾經以自身的遭遇，見證了赤色政權的恐怖，如今，他的精神與志業，將隨着他所留下的音樂長存人們的記憶中，直至永遠！

巴黎深造轟動樂壇

十五歲即以「音樂神童」見稱的馬思聰，本身就是一頁中國現代音樂史。

馬思聰生長在廣東省海豐縣一個革命世家，六歲入汕頭小學，旋轉入廣州培正小學，從小就對音樂有興趣，經常攜帶着一個月琴（鄉間樂器，類似現在之吉他），或在學校彈風琴吹笛子，大多粵曲均能過目能誦能彈，老師輩均覺得他表現特殊。現在臺灣還有他的一位老師輩的，就是國畫大師黃君璧教授（當時教美術科），馬思聰謙虛的說：「我當時還沒有資格做君璧先生的學生，因為他教的是培正中學級，我是讀小學三年班。」

馬思聰到了十一歲的時候，他的哥哥由法國回國省親，發現這個小弟一天到晚拿着樂器來彈，教他許多西洋歌曲，立即會彈會唱，遂向他開玩笑的說：「你這麼喜歡音樂，我帶你去巴黎學

音樂好嗎？」馬思聰聽了這句話，喜躍萬分，天天纏着他的哥哥，要到巴黎，使他的哥哥感到非常為難去不去，於是把責任推給母親，母親堅決反對，十一歲的小孩子如何能遠走異邦，但馬思聰意志倔強，非要去不可。正在這個時候，他母親新添了一個弟弟，注意力轉到小弟弟身上，結果准許他跟隨哥哥一道前往巴黎。船經新加坡，上岸看到許多西洋樂器，買了許多件，就將自己攜帶的月琴、口琴等放下，一直在船上練習西洋樂器。到了巴黎，先習法文，跟法國小孩混在一起，不到三個月，法文進步神速，並加速往私家小提琴、鋼琴名師學習。一九二六年，他只有十四歲，考入南錫（NANCY）音樂學院，讀了一年半，榮獲全校第二名獎（本來可以得第一名，因入學時間太短，祇以第二名頒發），以一個中國十四歲孩童，而同班的都是法國有高度音樂天份的人而能名列榜首，當時轟動巴黎樂壇。

馬思聰在南錫音樂學院畢業後，又轉入巴黎音樂學院，受教於著名小提琴老師 J-BOUC-HERTI。該學院水準很高，當時應考者二百餘人，祇錄取六人，而馬思聰不特考取，而且名列前茅。十五歲時已使法國人另眼相看，消息傳到國內，亦轟動一時。十七歲回國省親，一九三〇

年（十八歲），復回巴黎，兼隨名師 BINET-HAUM 學作曲，進步甚速，經常在巴黎公開演奏，聲譽更隆。

返國主持音樂學院

馬思聰於一九二九年學成回國，先到上海，再轉廣州、香港，開始作曲，在國內待了一年多，復於一九三〇年再度赴法深造，回到巴黎音樂學院攻讀作曲，在半年的時間，他得力一位猶太教授的傳授，大有進步。

一九三二年再度返國，只不過十九歲，先到廣州，擔任歐陽予倩主持的戲劇學院音樂指揮。不久由幾位年輕的朋友湊足一萬大洋，邀他共同創辦廣東音樂學院，由他擔任院長。不久他和該學院初級班學生王慕理小姐發生了戀情，等她進入高級班，民國廿一年，他只有二十歲，便在廣州跟王小姐結婚。

馬思聰當音樂院長不到半年，中央大學校長羅家倫禮聘他任該校音樂系講師，在臺灣現在還有當年他教過的學生，在他一生中，他覺得都很愉快。

文革期間慘受折磨

一九四九年，馬思聰在香港為中共統戰所惑，「北上」參加中共之偽「新政協」，結果即陷身大陸，無由自拔。

由於馬思聰的國際聲譽，中共最初曾給予他頗高的名位，他是中共「中央音樂學院院長」，「文學藝術聯合會」副主席，「全國音樂家協會」副主席，「全國人大代表」等等，這樣做自是爲了統戰的需要。事實上，馬思聰被誘赴北平後，連開音樂演奏會的機會也很少，每次要開演奏會，都要「領導」（即中共黨委）批准，藝術家被剝奪了自由，不能發揮才華，不能接近民衆。至於他擔任的許多職位，其實由一九五四年中共政權改組後，即已有職無權。例如「中央音樂學院」，實權全抓在黨員幹部呂驥、趙楓等人的手中，馬思聰的「院長」只是掛名而已。

在專制極權統治下，根本不可能有真正的藝術創作及表演自由，毛澤東及中共用「一個政治運動緊接着一個政治運動」的緊箍咒，來折磨知識份子，折磨藝術家，這種暴政，到了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」而登峯造極。

「文革」一起，毛派紅衛兵立刻就對迫害的矛頭對準馬思聰，音樂學院的「造反派」在毛派嗾使下，肆意污辱他們的院長，紅衛兵迫使馬思聰戴高帽子遊街示衆，在他身上潑污物，用皮鞭抽打他，甚至迫他爬在地上扮「牛鬼蛇神」，這就是毛派在「文革」期間迫害「反動學術權威」的滔天罪行。

在無法忍受的「文革」暴行中，馬思聰終於對中共政權完全絕望，他在其英勇機智的兒女策

劃下，間關千里，由北到南，冒着生命的危險，終於在一九六七年逃出鐵幕，離開大陸，到了美國定居。

忠於藝術熱愛自由

在旅居美國近二十年的歲月，馬思聰依舊創作不懈，其間中共多次透過各種管道，硬軟兼施邀請馬思聰及其夫人王慕理回大陸，不惜開出最優厚的條件，如繼續擔任「中央音樂學院」「院長」，發還十九年的薪金，甚至主動發新聞混淆視聽，馬思聰都不爲所動，他曾說：「只要共產主義存在一天，我絕不回中國大陸。」

近年來，馬思聰曾二度偕妻王慕理，兒子馬如龍回國訪問。去年，馬思聰再度回到自由祖國

，並在臺灣度過充滿民族溫暖情誼的春節，他離臺返美時，曾高興地表示：「我喜歡臺灣，這裏的一切，越來越好了！」

去年，馬思聰開始創作「熱碧亞」歌劇，在行政院文建會鼓勵下，原準備年底在國內推出，此外，他也打算開一場演奏會，演奏「雙小提琴協調曲」，描述近代中國歷史的悲劇，可惜這些都成爲絕響。

數月前，馬思聰在美國費城臥病，病中仍然不忘撰寫「熱碧亞」，這些已由女兒馬瑞雪完成的劇本未完成歌劇，將是馬思聰和國內樂迷最大的憾事。音樂是不朽的，自由藝術是永恆的，愛中國、愛自由的音樂家馬思聰先生，將永遠活在中國人的心中。

少年行全一冊

曹志源教授 著
定價新臺幣一三〇元

本書爲旅美學人華府美利堅大學國際關係博士曹志源教授精心傑作，作者以優美文藝筆調，對多年以來社會動亂，國家災難，戰時年幼從軍，軍中生活趣事，以及戰後大陸赤化之因果關係，有深入淺出極具歷史價值之分析。要目有：①不平凡的時代②溫馨與苦難交織的童年③抗戰中的悲劇④在磨鍊中成長⑤在歷史的逆流中游泳。附錄：金沙坡之憶、祖國的召喚、世界粗話大觀、名人當衆入睡趣聞等篇老少各界咸宜。三十二開本，二百五十頁，十餘萬言，定價一三〇元現已出版歡迎購閱。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。